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八回 真縣令扮作閻王 假陰官審明奸婦

卻說周氏在堂上，任意熬刑，反將徐德泰罵了一回，說他受了狄公買托，有意誣害，這番言詞，說得狄公怒不可遏，即命差人當下打了數口嘴掌，仍是一味胡言。狄公心下想道：「這淫婦如此熬刑，不肯招認，現已受了多少夾棒，如再用非刑處治，仍恐無濟於事，不若如此恐嚇一番，看她怎樣，想畢，向著畢周氏道：「本縣今日苦苦問你，你竟矢口不移，若再用刑，深恐目前送你狗命，特念你丈夫畢順已死，不能復生，且有老母在堂，若竟將你抵償，你那老人無依無靠。你若將實情說出，雖是罪無可道，本縣或援親老留養之例，苟全你的性命。你且仔細思量，是與不是，今日權且監禁，明日早堂，再為供說。」言畢命人仍將奸夫淫婦帶去，各自收入監禁，然後退入後堂。到了書房坐定，傳喚馬榮、喬太等四人，一齊進來。當時到了裏面，狄公向馬榮等說到：「這案久不得供，開驗又無傷痕之處，望著奸夫淫婦，一時不能定案，豈不令人可惱。現有一計在此，必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方可行事。惟有畢順在日的身影，你等未經見過，不知是何模樣，若能訪問清楚，到了那時，也不怕她不肯招認。」馬榮道：「這事何難，雖然未曾見過，那日開棺之日，面孔也曾看見。若照樣尋貌，不過難分分恰肖，若依樣葫蘆，這倒是一條好計。」狄公道：「你既說不難，此時可便尋找，雖不十分恰肖，那一時更深之際，也可冒充得來。」馬榮等答應下去，自來辦理。狄公又命喬太、陶乾、洪亮三人，分頭辦事，二更之後一律辦齊，以便狄公審訊，眾人各自前去看。

且說畢周氏在堂上，見狄公無禮可論，復用這幾句騙言，以便退堂，心下暗想道：「可恨這徐德泰無情無義，為他受了多少苦刑，未曾將他半字提出，他今日初次到堂，便直認不諱，而且還教我招供，豈非我誤做這場春夢麼？」又道：「你雖不是有心害我，因為熬刑不過，心悔起來，拼作一死以便抵命，不知你的罪輕，我的罪重；你既招出我來，橫豎那動手之時，你不知道，無論他如何用刑，沒有實供，沒有傷處，他總不能治定我何罪。」一人在牢禁中胡思亂想。

哪知到了二鼓之後，忽然聽得鬼叫一聲，一陣陰風颯颯吹到裏面來，周氏不禁地毛發倒豎，抖戰起來，心下實在害怕。誰知正怕之間，忽然牢門一開，進來一個蓬頭黑面的，到了前面，一個惡鬼，將周氏頭一把揪住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淫婦將丈夫害死，拼受苦刑，不肯招認，可知你丈夫告了陰狀，現在立等你到閻王臺前對質，趕速隨我前去。」說著伸出極冷極冰的手來，拖著就走。周氏到了此時，已嚇得魂魄出竅，昏昏沉沉，不由自己的，隨那惡鬼前去。只見走了些黑暗的所在，到了個有些殿閣的地方，許多青面獠牙的人站在階下，堂口設了多少刑具，刀山油鍋烙鐵磨，無件沒有。當中設了一張大大的公案，中間也無高照等物，惟有一對燭臺上點著綠豆大的綠蠟燭，光芒隱隱，實在怕人，周氏到了此時，知是森羅殿上，不可翻供，心下一陣陣地同小鹿一般，目瞪口呆，半句皆不敢言語。再將上面一望，見當中坐著一個青面的閻王，紗帽黃須，滿臉怒色；上首一人，左手執著一本案卷，右手執定一枝筆，眼似銅鈴，面如黑漆，直對自己觀望；下面侍立著許多牛頭馬面，各執刀槍棍棒，周氏只得在堂口跪下。見那提她的陰差，走上去，到案前便落膝稟道：「奉閻王差遣，因畢順身死不明，冤仇未報，特在案下控告他妻周氏女謀害身亡。今奉命差提被告，現在周氏已經到案，特請閻王究辦。」只見中間那個閻王開言怒道：「這淫婦既已提到前來，且將她又下油鍋受熬陰刑，再與她丈夫畢順對質。」話猶未了，那些牛頭馬面，舞刀動槍，直從下面跑來，到了周氏面前，一陣陰風忽然又過，周氏才要叫喊，肩背上早已中了一槍，頃刻之間，血流不止。兩旁正要齊來動手，忽聽那執事的官吏喊道：「大王且請息怒，周氏縱難逃陰譴，且將畢順提來，到案問訊一番，再為定罪。」那閻王聽完，遂向下面喊道：「畢順何在？將他帶來！」兩旁一聲答應，但見陰風颯颯，燈火昏昏，殿後走出一個少年惡鬼，面目猙獰，七孔流血，走到周氏面前，一手將周氏拖住，吼叫兩聲：「還我命來！」周氏即抬頭一望，正是她的丈夫畢順前來，不禁向後一栽，跌倒在地下，復聽上面喊道：「畢順你且過來。你妻子既已在此，這森羅殿上，還怕她不肯招認麼，為何在殿前索命？你且將當日臨死時，是何景象，復述一遍，以便向周氏質證。」

畢順聽了這話，伏於案前，將頭一摔，兩眼如銅鈴大，口中伸出那舌頭，有一尺多長，直向上面稟道：「王爺不必再問，說起更是淒涼，那犯詞上面盡是實情，求王爺照狀詞上面問她便了。」那閻王聽了這話，隨在案上翻了一會，尋出一個呈狀，展開看了一會，不禁拍案怒道：「天下有如此淫婦，謀害計策，真是想入非非，設非她丈夫前來控告，何能曉得她的這惡計？左右，與我引油鍋伺候！若是周氏有半句遲疑，心想狡賴，即將周氏又入油鍋裏面，令她永世不轉輪迴。」兩旁答應一聲，早有許多惡鬼陰差，紛紛而下，加油的加油，添火的添火。專等周氏說了口供，即將她又入。

周氏看了這樣光景，心下自必死，惟有不顧性命，自認謀害事情，上前供道：「我丈夫平日在皇華鎮上開設絨線店面，自從小婦人進門後，生意日漸淡薄，終日三餐，飲食維艱。加之婆婆日夜不安，無端吵鬧，小婦人不該因此生了邪念，想別嫁他人。這日徐德泰忽到店內買物，見他年少美貌，一時淫念忽生，遂有愛他之意。後來又訪知他家財產富有尚未娶妻，以至他每次前來，盡情挑引，遂至乘間苟合。且搬至家中之後，卻巧與徐家僅隔一牆，復又生出地窯心思，以便時常出入。總之日甚一日，情意堅深。但覺不是長久之計，平日只可處暫，未克處常，以此生了毒害之心，想置畢順丈夫於死地。卻巧那日端陽佳節，大鬧龍舟，他帶女兒玩耍回來，晚飯之後，又帶了幾分酒意。當時小婦人變了心腸，等他昏然睡熟之後，用了一根納鞋底的鋼針，直對他頭心下去，他便一聲大叫，氣絕而亡。以上是小婦人一派實供，實無半句虛言。」只見上面喝道：「你這狠心淫婦，為何不害他的別處，獨用這個鋼針釘在他的頭心上呢？」周氏道：「小婦人因別處傷痕治命，皆顯而易見，這針乃是極細之物，針入裏面，外有頭髮蒙護，死後再有灰泥堆積，難再開棺檢驗，一時檢驗不出傷痕。此乃恐日後破案的意思。」上面復又喝道：「你丈夫說你與徐德泰同謀，你為何不將他吐出，而且又同他將你女兒藥啞？這狀呈上，寫得清清楚楚，你為何不據實供來？顯見你在我森羅殿上，尚敢如此狡猾！」

周氏見了閻羅王如此動怒，深恐又一聲吆喝，頓下油鍋，趕緊在下面叩頭道：「此事徐德泰實不知情，因他屢次問我，皆未同他說明。至將女兒藥啞。此乃那日徐德泰來房時，為她看見，恐她在外旁混說，此事露了風聲。因此想出主意，用耳屎將她藥啞。別事一概不有，求王爺饒命。」周氏供罷，只聽上面喝道：「你一婦人，也不能逃這陰曹刑具。今日將你仍然放還陽世，待稟了殿閻王，那時且將要你命來，受那刀山油鍋之苦。」說畢仍然有兩個蓬頭散發的惡鬼，將她提起，下了殿前，如風走相似，提入牢內，復代她將刑具套好。周氏等那惡鬼走後，嚇出一身冷汗，抖戰非常，心下糊糊涂塗，疑惑不止：若說是陰曹地府，何以兩眼圓睜；又未熟睡，哪裏便會鬼迷？若說不是，這些牛頭馬面惡鬼陰差，又從哪裏而來？一人心思，心下實是害怕，遙想這性命難保。

看官你道這閻王是誰人做的，真是個陰曹地府麼？乃是狄公因這案件審不出口供，難再用刑，無奈驗不出傷痕，終是不能定讞，以故想出這條計來，命馬榮在各差裏面，找了一人有點與畢順相同，便令他裝作死鬼畢順。馬榮裝了判官，喬太同洪亮裝了牛頭馬面，陶乾同值日差，裝了陰差，其餘那些刀山油鋼，皆是紙紮而成。狄公在上面，又用黑煙將臉塗黑，半夜三更，又無月色，上面又別無燈光，只有一點綠豆似的蠟燭，那種淒慘的樣子，豈不像個陰曹地府麼？此時狄公既得了口供，心下甚是歡悅，當時退入後堂，以便明日復審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